

國立成功大學

歷史系與臺灣史研究

論文發表人：成大不分系／王政中

進入成大光復校區，走過成功湖畔，很難不被周遭的建築物所吸引。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小西門城樓，原先位於現今西門路上，是清代臺灣(臺南)府城的八座城門之一，戰後因圓環開闢而面臨拆除的命運，最後在當時校長羅雲平的爭取下拆遷至現址保存；位於成功湖旁的是歷史系館，原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步兵第二聯隊」本部的辦公處，戰後則成為國軍營區，在成大收購光復校區後成為文學院的共用空間，後規劃為歷史系單獨使用。巧合的是，成大歷史系的成立與小西門的拆遷都發生在1969年，似乎暗示著成大歷史系要以周遭事物作為發展的基礎，也就是臺灣史。

在解嚴以前，臺灣史因為政治因素，在研究上都是隱而不現，其隱身之處，通常是在中國史的脈絡或是鄉土研究之中。在1990年代以前，不少歷史系學生都不曾修過臺灣史課程，但成大歷史是其中的例外，透過系所發展的回顧，我們能進一步理解成大歷史系是如何與臺灣史研究研究結下不解之緣。

壹、成大歷史系的創立與臺灣史師資課程

國立成功大學的前身是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建立於1943年，是日治時期總督府配合殖民地的政策，培育理工實務人才而建立。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華民國政府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對臺灣進行接收，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是由留學德國的王石安博士抵臺與原校校長甲斐三郎洽談接管事宜，在正式被任命為校長後，統籌臺南工業專科學校的接收行動，並積極從大陸找尋學者來臺任職。這也意外促成訓導長張駿五的妻子—原先任教於東北大學歷史系的吳振芝一同來臺，她不但是當時省立工學院內少數非理工背景的教職員，也成為創校以來第一位歷史老師。來到省立工學院後，吳振芝主要負責中國通史、西洋通史以及中國近代史等科目，早期因為師資缺乏的緣故，全校的歷史科教學都由吳



振芝一手包辦。1956年，臺灣省立工學院改制為臺灣省立成功大學，共同科暫停設置，改擴充為文理學院，吳振芝的受聘單位也轉為新成立的中文系，但授課科目維持不變。

隨著臺海局勢的穩定與經濟發展的成長，為了提高國民知識水平，政府開始施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為了彌補國民中學師資的數量，教育部開始將非師範體系的公立大學納入師資培訓的來源，因此需要公立大學開設與國民中學科目相關的科系。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成大歷史系於1969年正式成立。當時的校長羅雲平特地聘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吳緝華研究員擔任系主任。不過由於是以借調的形式到成大任職，因此吳緝華每周有兩天要回史語所進行研究，加上授課與系務，可說是十分忙碌。而成大歷史系在創立初期，也面臨到不少的困境，例如經費的短缺、教師不足、課程負擔較重等問題，也讓系所尚未有明確的發展方向。

在吳緝華被新加坡南洋大學聘任後，由吳振芝暫代歷史系主任，吳振芝雖然是外省籍，且長年耕耘中國近代史，但她對臺灣懷有深厚的感情，並且願意學習臺語及接受本地文化。她來臺多年了解成大位處臺南的地理優勢，除了成立地方文史調查的「史蹟勘考小組」，並利用假日開始進考察工作之外，在師資上則以聘請李冕世與石萬壽對於開展臺灣史研究最為重要，兩位老師雖然在專業領域與教學上以中國史為主，但他們都願意犧牲課餘時間和假期帶領學生閱讀文獻和實地考察，對於史蹟勘考與參與的學生貢獻良多。

吳振芝雖然沒有直接提出成大歷史以臺灣史為發展走向，但她認為這是時勢引領的結果，這樣的說法符合1970年代的臺灣政治環境。當時中華民國面臨到退出聯合國的危機以及緊接而來的保釣運動，一連串的政治事件不但動搖中華民國對外宣稱代表一

個中國的正當性，同時也刺激知識分子重新反思臺灣代表的意義。與此同時，學術界也陸續開展多項與臺灣有關的研究計畫，包含中央研究院和美國合作的濁大計畫、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等，甚至部分大專院校的歷史系也陸續開設臺灣史課程，例如淡江文理學院（現淡江大學）的臺灣史課程是以講座的形式邀請專家學者授課。

1973年，臺大歷史系陳捷先教授被借調至成大擔任系主任，他的到來替成大歷史系在教學及研究上奠定良好的基礎，其中最重要的是制訂「臺灣研究」計畫。陳捷先認為臺南的文化歷史悠久，成大歷史系需要積極與公家機關合作，並透過文物資料收集、田野調查和召開學術會議等活動，成為臺灣南部的臺灣研究中心，以彰顯其特色與地位。在陳捷先的主導下，成大歷史系先後聘請蔡茂松、梁華璜及黃典權等人任教，分別開設韓國史、日本史與臺灣省志，讓歷史系的課程更為多元，並發展出自身的特色，也讓成大成為較早開設臺灣史課程的歷史系。

特別需要提的是黃典權在歷史系開設的課程—「臺灣省志」，雖然課程名稱有其時代脈絡，卻也同時是歷史系唯一課程名稱與內容直接與臺灣史相關的課程。黃典權鼓勵學生閱讀當時剛編纂完成的臺灣文獻叢刊，並充分利用臺南的史蹟、遺址、碑文及各種文物，讓學生在閱讀文獻史料之外，能同時進入田野進行對照與考證。學生們除了能接觸豐富的授課內容，在參與過程中也都能給予相當程度的回饋，並且發表相關成果。

雖然由陳捷先所奠定的「臺灣研究」計畫與研究風氣不因他返回臺大而中斷，但師資的聘任開始出現停滯的狀態。戰後的臺灣史研究雖然曾有短暫興盛期，但在二二八事件與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轉以蒐集整理史料和編纂地方志為主，研究成果則因為

政治環境的影響，多集中於清代臺灣史與武裝抗日。即使臺灣史研究風氣到了1970年代開始有所轉變，但性質上仍是附屬於中國史之下的地方史，不但研究生撰寫相關論文的數量十分稀少，畢業後要依靠臺灣史來獲得教職或研究職缺也十分困難。成大歷史系也一直要等到1980年後，才陸續聘任林瑞明和何培夫兩位系友返校任教。

隨著蔣經國在1987年解除戒嚴，大學內的學術自由才逐漸落實，學校對於教師的聘任以及課程的規劃也逐漸鬆綁。1990年代，本土化浪潮隨著政治環境開始風起雲湧，臺灣史成為歷史學界的熱門研究主題，各校的歷史系陸續開設臺灣史課程。1994年，成大歷史系「臺灣省志」的課程名稱正式變更為「臺灣史」，與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並列為大一生的必修課之一；同時，成大歷史研究所在梁華璜、石萬壽及林瑞明的引領下，不少研究生也選擇投入臺灣史領域，其範圍從清代跨越到戰後，正式宣告成大歷史系的臺灣史研究邁入新的階段。

貳、府城出發，放眼國際

一、史蹟勘考與地方文史研究

上一節提到由吳振芝等人所發起的史蹟勘考，讓學生可以走出教室進入田野，是成大歷史系臺灣史研究的一大特色，與臺南歷史文化有密不可分的關連，不過早在日本統治時期，日本人就開始在臺南地區進行鄉土研究。根據學者的研究，前嶋信次、國分直一等日本籍中學教師因為對於臺南歷史的興趣而展開調查與研究，同時也與臺南當地的文史研究社群，例如石暘錐、莊松林等人進行合作，雙方得以相互交流學習。這群臺南人在戰後不但成為臺南縣市文獻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並且透過《臺南文化》與《南瀛文獻》為場域，持續進行臺南的文史研究。有意思的是，日後任教於成大歷史系的黃典權在1951年也進入臺南市文獻會服務，後來執掌

《臺南文化》的編務並發表多篇文章。可以推測黃典權與臺南地方研究社群有密切的交流，讓他能將相關的研究經驗帶進成大歷史系。

「史蹟勘考」的源頭是從歷史系彭小甫教授倡議重視地方文物研究做為起頭，後續由吳振芝請益當時在臺南市文獻會服務的黃典權，並請系上李冕世老師負責輔導學生進行勘考工作。雖然史蹟勘考主要目的是脫離書本，但基礎的臺灣史知識仍是不可或缺，李冕世在出發前就召集參與的學生說明如何閱讀方志、地方文獻以及古地圖，讓學生對於臺灣史和臺南的歷史發展有更深入的理解。在石萬壽加入之後，史蹟勘查小組內部進行更細緻的分組作業，分別是負責整理刊行史料的資料組、負責採訪攝影等現地調查工作的採訪組、以及負責拓碑和保存文物的典藏組，並且在資料圖書整理和測量部分聘請專業人士協助，讓史蹟勘考的學術性質逐步提升，更獲得當時臺灣省文獻會的肯定。

在陳捷先到任後，他所推行的「臺灣研究」計畫持續支持史蹟勘考活動，特別是爭取到與哈佛大學燕京學社（以下簡稱哈燕社）的經費合作，讓史蹟勘考的運作可以無後顧之憂。同時為了讓系上教師與學生的學術成果有可以呈現的空間，並推廣成大歷史系的名聲，陳捷先運用發行《臺大歷史學報》的經驗，進一步促成《成大歷史學報》和《史蹟勘考》的出版。雖然《史蹟勘考》只發行九期就因為補助經費短缺而中止出刊，但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歷史系學生參與勘考的成果，加上臺灣省志課程的配合與練習，讓《史蹟勘考》得到海內外學者的一致讚許。

隨著《史蹟勘考》的發行以及哈燕社的經費支持，勘考小組的足跡也逐漸走出臺南縣市，在嘉義、高雄、屏東甚至是澎湖的鄉鎮村落，都能看到成大歷史系的師生進行口述訪談、田野調查或是拓碑的身

影，也因此蒐集了不少文物與拓碑影本。為了讓文物都能妥善的保存，歷史系暫時佈置出一個文物研究室的展示與保存空間，後續隨著文學院圖書館的搬遷，文物才陸續搬移至歷史文物館的現址，並且定期舉辦展覽活動，在歷史系的經營與校方的支持下，歷史文物館成為許多外賓必訪的景點之一，例如故宮院長蔣復璁、英國科學史學者李約瑟等都曾至文物館拜訪。

二、國內外的學術交流合作

成大歷史系在創立初期因為系務繁忙，加上系上師資人員較少，並無太多機會與外界進行交流合作的活動。直到陳捷先接任主任後實行臺灣研究計畫，認為歷史系需要積極與公家機關合作，並且召開學術會議來進行交流，才逐漸將歷史系的交流大門對外敞開。

陳捷先任內最為人所樂道的，就是搭起成大歷史系與哈燕社的合作橋樑，過往哈燕社僅有給予臺灣大學和中央研究院研究補助，陳捷先運用先前在臺大時的合作經驗，並且四處奔走才達成最後的合作協議。哈燕社不僅支持史蹟勘考活動與出版，同時也透過審核來補助系上教師的研究計畫，這對於當時臺灣的大學教職員而言是一筆不小的助益。在1972到1984年的補助期間，通過審查的計畫有一半以上都是與臺灣研究相關，可以看出哈燕社對於成大歷史系進行臺灣史以及臺南地方研究的支持。除了哈燕社以外，成大歷史系當時尚有與西德法蘭克福大學、日本筑波大學交流來往，但實際上的合作都不如哈燕社來的長久且穩固。

在國內的部分，作為立足臺南的大學，成大與臺南市政府一直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最早由臺南市長張麗堂與歷史系簽訂研究合約，主要內容為協助市政府研究地方歷史、保存地方文物、勘查維護地方古蹟以及進行採訪紀錄。接著與臺南市社會教育館

簽訂地方文物勘考研究合作協議書，並且至大南門城碑林進行拓印工作。同時也協助市政府辦理多場展覽以及研討會，其中為期兩天的「臺灣史料學術與臺灣地區文物維護研討會」，更被稱讚歷來為最為成功的臺灣史學術研討會。除了地方政府機關，國立臺灣博物館以及故宮也都和成大歷史系有密切的合作交流計畫，主要的重點是放在歷史文物的考察與維護，故宮方面也曾派員至成大進行拓碑技術的指導。

參、結語

作為以理工立校的學院，成功大學從前身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以來培育出許多活躍於工程的實務型人才，但也因為耀眼的成就，掩蓋了成大作為綜合性大學的事實。位處於臺南，是成大先天上的優勢，坐擁臺南四百年的歷史文化，成大歷史系的誕生與成長過程都能予以善用，進而開創獨樹一格的臺灣省志課程以及史蹟勘考活動，並且得到國內外學術機構的支持與合作，成為成大發展臺灣史研究的最大的特色，讓成大在臺灣史研究熱潮興起之前便累積一定的研究成果，給予後續學生們不小的助益。但位處臺南卻也是成大歷史系的隱憂，1990年代以前的交通網絡與資訊不如現今發達，一方面較不易獲取北部豐富的學術資源，另一方面除了期刊的發行之外，成大歷史系的臺灣史研究成果都較少受到學術界的關注。

隨著臺灣史成為大一新生的必修課程，相關選修課程也足以撐起單一研究領域，成大歷史系的臺灣史研究成果已經是有目共睹，所培育出的研究人才也遍佈全臺的大專院校，這股研究能量同時也注入成大的校史編纂以及全校性通識課程一踏溯臺南之中。當我們看到現在的榮景時，仍需回首前輩們在系所創立初期的辛勤耕耘，又如何政治環境的壓力下努力尋找出路，才會更加珍惜我們今日的成果。